



09827

續禮記集說卷四十三

仁和杭世駿

大宗撰

禮器

陳氏澹曰器有二義一是學禮者成德器之美一
是行禮者明用器之制

芮氏城曰器易立成器以爲天下利之器

姚氏際恒曰篇名禮器鄭氏謂其記禮使人成器
徐伯魯謂明禮樂之不可無猶器用之不可闕並
非陳可大謂行禮者明用器之制近是然有未盡
也作此篇者乃當時之儒而雜老氏之教者故見

續禮記集說

卷四十三

禮器

一

川

禮爲後起不過器而已於是言多少大小高下文
質之不同而取以名篇爾又曰此篇固有踏駁
處然較禮運猶勝又多取郊特性之文爲說尙不
失典刑未可全棄列中帖知其取郊特性者觀篇
中支辭格制自可了然後儒第見禮器敘于郊特
牲之前遂謂禮器在前郊特性在後失之矣
陸氏奎勳曰此篇作于戰國非禮運所能比擬何
由知之篇中每發一論必標君子曰以別于孔子
之言蓋卽古史體裁也爲高必因邱陵爲下必因
川澤孟子嘗援引之亦是一証

姜氏兆錫曰此承前篇以禮義以爲器之意而推言之陳注謂器有二義一是學禮者成德器之美一是一是行禮者明器用之制是也篇中大旨只無本不立無文不行二句盡之凡時順體宜稱之屬皆文之委曲處而其中忠信誠敬之屬則本之主宰處此所爲明器用而成德器也其文煩而不殺各章不盡相屬蓋記者抄撮爲篇與張子曰禮器則藏諸身禮運則用無不利禮運語其達禮器語其成也達與成體與用之道合體與用大人之事備矣

續禮記集說

卷四十三

禮器

二

川七上

任氏啟運曰先儒以禮運爲形上之道禮器爲形下之器非也芮說近之今由其文釋其義先以忠信禮之本義理禮之文並提中間廣說禮文似屬制度邊多然從禮文說入人心人心歸結非忠信之人禮不虛道其意實重本之上且樂其發者外慎其獨者內豎義尤精何讀者習其傳而不察耶禮器是故太備大備盛德也禮釋回增美質措則正施則行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故君子有禮則外諧而內無怨故物無不懷仁鬼神饗德

陳氏誥曰以禮爲治身之器故能大備其成人之行
姚氏際恒曰筠竹節也竹節均故曰筠謂竹節無心
而其勁在節松柏無節而其堅在心二者大端可見
所以能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也在人有禮亦如竹
節之有筠松柏之有心也人既有禮則外諧內無怨
物懷仁鬼神饗德亦如竹節有筠松柏有心則貫四
時而不改柯易葉也鄭氏以筠爲竹之青皮又因下
有外內字遂以竹節貼外諧以松柏貼內無怨使前
後文義雜亂不明諸解皆從之何與

姜氏兆錫曰言禮以爲治身之器故行無不備而其
續禮記集說 卷四十三 禮器

三

川文一

德美盛釋回以下極贊備盛之妙也箭竹之小者筠
其青皮也言禮之爲用能消人心志之邪益人材質
之美措諸身則無往不正施諸事則無往不達故其
在人如竹節之有筠足以致飾于外又如松柏之有
心足以貞固于內二者交相培養而歷久不變也故
君子有禮則疏遠者無不諧和親近者無所怨恨而
極其驗卽物歸其仁而神歆其德蓋德之備盛者如
此

朱氏軾曰美質忠信也學禮則僞去而誠日進措之
身施之世無往不得釋回增美言其內譬之則松柏

之貞也措正施行言其外譬之則竹箭之文也文故
宜物而無乖貞故孚物而無怨

方氏苞曰措則正禮之體也施則行禮之用也正如
易大傳靜而正之正言不用時其理自具於事物之
中 又曰以竹與均成字似當爲竹節謂其長短略
均也竹有節所以約束而能固禮亦君子之所以約
束也鄭注竹之青皮故先儒相承以爲致飾于外與
下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義不相應

李氏光坡曰禮器卽前篇禮義以爲器也內可誠心
外可誠身故能大備其成人之行大備則德盛矣

續禮記集說

卷四十三

禮器

四

川文五

又曰此言禮之可爲器也其在人也言禮之在人也
有節文度數之詳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堅
忍于外如竹箭之有筠也箭篠也筠竹外青皮有恭
敬辭讓之體貞固于內如松柏之有心也如此則卓
然自立而不爲事物所搖奪亦猶松竹二者居于天
下比眾物最得氣之本也故貫四時不改柯易葉端
本也貫經也柯枝也 又曰此猶夫子告顏子以天
下歸仁仲弓邦家無怨之意 又曰承上言君子有
禮如竹箭有筠松柏有心者原于先王之立禮也有
本有文熊氏曰本者何忠信是也實理貫徹而後制

爲節文也文者何義理是也隨所節文皆得理合宜而後斐然成章也使無本則真意不立無文則鄙俚難行

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

萬氏斯大曰按義理爲文此意最精本固爲內文亦非外禮以義爲質安得爲外謂之文者亦就忠信對言耳有忠信之實心以爲主而裁度吾心必合義理之安而後行之行之得其條理卽謂之文由內心有義理之裁制斯外自得其條理故曰義理禮之文也

續禮記集說

卷四十三

禮器

五

無文不行禮以義起也

姚氏際恒曰禮具于四德非吾心以外物所謂辭讓之心是也若忠信則是此心誠實無妄之謂又別一義非可以忠信與禮並言也況謂忠信爲禮之本乎祇緣老氏崇尚虛無樸素見得此禮只是玉帛紛華故深嫉之以爲忠信之薄而亂之首此云忠信禮之本也忠信旣爲禮之本則禮爲忠信之薄矣儒言而老義似是而實非學者讀之不覺也至云義理禮之文也尤悖孔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孟子曰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是禮所以行義而

義理皆吾心之物何得謂禮之文乎且忠信亦無非
義理也忠信卽理其所以宜忠宜信處卽義又不得
將義理與忠信對言也孔子曰信以成之則信亦所
以成義而忠信又不得較義理爲文本也老子以仁
義爲後起故見得義理甚粗且好質惡文欲盡去其
文而自守其率易儉嗇故其學大抵以義理爲禮之
文以義理爲禮之文則此外別無所謂禮之文是之
謂無體之禮將一切揖讓周旋恭敬交際必欲盡滅
而後已噫如此言禮實同毀禮于吾儒有毫釐千里
之別烏可以弗辨哉

續禮記集說

卷四十三

禮器

六

姜氏兆錫曰此又承上文而明備盛之寔也無忠信
則禮不可立所謂忠信之人可以學禮也無義理則
禮不可行所謂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必內外交
相培養則文因于本而不爲史本達于文而不爲野
矣彼所以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者豈獨竹箭與松
柏爲然哉

禮也者合于天時設于地財順于鬼神合于人心理萬
物者也是故天時有生也地理有宜也人官有能也物
曲有利也故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爲禮鬼神弗饗
也居山以魚鼈爲禮居澤以鹿豕爲禮君子謂之不知

徐氏師曾曰以天所不生地所不養之物而行禮則逆天時反地財君子不以爲禮而鬼神亦不饗之矣如魚鼈水物也而居山者用之鹿豕山物也而居澤者用之此則地所不養而用之者非所謂致于地財矣故君子謂之不知禮鬼神豈肯饗之乎言地財則天與人物可知

姚氏際恒曰人官有能頂上人心言官司也如所謂心之官蒼解謂爵位之官非是居山不以魚鼈爲禮居澤不以鹿豕爲禮如此言禮甚粗然第謂貧賤之

續禮記集說

卷四十二

禮器

七

リセ

民力難致遠物不以爲貴則可耳卽如下士庶人祭用特豚及夏有魚麥之薦使其居山將不用魚居澤將不用豕乎非通論矣

陸氏奎勳曰謂人之五官各有所能可以行禮集說謂助祭之執事之官各因其能而任之固失之偏嚴陵方氏引胥臣入疾爲說則是人官之所不能矣愈不可從

姜氏兆錫曰上章言禮有本有文內外合體用具矣此則禮之文而所以行之之節也蓋無過不及之謂禮故必仰觀俯察以得其自然之理而後贊幽理明

以適其當然之宜則天地神人事物一以貫之而禮行矣天時有生承合於天時而言謂四時所生取之當合其時也地理有宜承設于地財而言謂五土所宜用之無違其產也人官有能承合于人心而言謂相禮執事之官各隨能而任也物曲有利承理萬物而言謂織微委曲之物各因利而道也天不生則非時也地不養則非宜也君子不以爲禮不合之意鬼神不享不順之事前四句不言順鬼神後四句不言理萬物者省文也山之魚鼈澤之鹿豕蓋卽地而天可知矣

續禮記集說

卷四十三

禮器

八

方氏苞曰人官有能也人之五官各有所能如目能視耳能聽之類

李氏光坡曰理萬物者條理萬物使各當于用人官有能如離婁之明此目官之能也師曠之聰此耳官之能也之類物曲有利所謂理萬物者

故必舉其定國之數以爲禮之大經禮之大倫以地廣狹禮之厚薄與年之上下是故年雖大殺眾不匡懼則上之制禮也節矣

姚氏際恒曰此與王制制國用必于歲之杪及用地小大視年豐凶諸說同義然此亦是制耳而謂禮之

大經大倫得無過與

姜氏兆錫曰定猶建也數稅入之數也舉以爲經如王制祭用數之侑是也倫之言類自其常而言也王侯以下地之等不一故禮之類不同如國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之類是也厚薄謂類之中之厚薄自其變而言也與猶視也年有豐凶則禮有除殺如雜記凶年則乘駑馬祭以下牲之類是也殺減也匡恐也眾不恐懼禮俗用成此制禮有節之驗而天地神人所以交得也

方氏苞曰數舊說數爲地物所出多少以與地廣狹

續禮記集說

卷四十三

禮器

九

川上七

義復蓋隆殺之禮數也如公九侯伯七子男五之類其數之所以有此倫次者不獨尊卑之等亦以地有廣狹而定數之中用時復有厚薄則與年上下與年之上下之字疑衍

李氏光坡曰此所舉定國之數謂天之所生地之所有人之所能物之所利以爲行禮經常之法也熊氏曰天子諸侯卿大夫地有廣狹故禮有倫類不同地廣禮備地狹禮殺此因地利也年豐禮厚年凶禮薄此順天時也

禮時爲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堯授舜舜授

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詩云匪革其猶聿追來孝天地之祭宗廟之事父子之道君臣之義倫也社稷山川之事鬼神之祭體也喪祭之用賓客之交義也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大牢而祭不必有餘此之謂稱也諸侯以龜爲寶以圭爲瑞家不寶龜不藏圭不臺門言有稱也姚氏際恒曰羔豚大牢總言天子諸侯之祭言羔豚以見小言大牢以見大耳

姜氏兆錫曰此承上章之意而序此以起各章也方氏曰時者天之道也順者人之倫也體者形之辨也義者事之宜也稱者物之平也陳氏曰時在天順體

續禮記集說

卷四十三

禮器

十

又一一

宜稱在人故時爲大而其下次之愚按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焉聖人因事物而爲之則蓋皆以道爲衡而非以意爲之者也學者知五者之次又知其非截然彼此之相懸也則得矣堯舜湯武其禪代雖不同然皆應天順人而已則凡聖王受命定禮其因革損益豈有不因時以行者哉詩大雅有聲之篇言文王受命建都初非違時而急成其謀也惟追先世以來之孝思而繼之耳引此以明因時之意也天地宗廟父子君臣乃自然之倫序而禮以倫安是所謂順也鬼神謂凡小祭祀之類數者有本然之形體

而禮與禮待也喪祭之用謂凡殯葬祭奠之屬賓客之交謂凡接際享贈之屬言二者有當然之義理而禮由義起是所謂宜也羔豚而祭謂小祭祀大牢而祭謂大祭祀也諸侯守國以龜占祥吉凶故珍之以爲寶其分國各班圭璧爲信故重之以爲瑞臺門王侯門築土爲臺也見下章言禮不以豐約而變其儀不于上下而失其等凡皆稱也

方氏苞曰天地之祭報本反始不忘其所自生故曰倫社稷山川之事因其體之輕重而隆殺焉故曰體於宗廟之外別言鬼神蓋謂五祀司中司命風師雨

續禮記集說

卷四十三

禮器

十一

六〇七

師九皇六十四氏之屬 又曰疏謂士特牲大夫少

牢此用羔豚乃王制所云大夫士無田則薦者 又

曰無地則無臣助祭而云百官喻眾也俱不可通牲禮之隆殺視祀之大小天子獻羔開冰乃謂士大夫有田者卽不用羔豚可乎且如五祀井竈之類豈能備其牲俎記云百官皆足正謂王公之羣小祀耳

李氏光坡曰時爲大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上焉者雖善無徵下焉者雖善不尊皆非時也承上文制禮得節遂言帝王代興制禮先後之義 又曰鬼神凡羣小祀及秩在祀典者皆是體猶負荷與爲一體之

意朱子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我
主得他便是他氣又總統在我身上有箇相關處此
體之謂也故曰神不歆非類以非其體也若以輕重
隆殺爲解此自在下文義與稱中不在此也

禮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天子
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
大夫六諸侯七介七牢大夫五介五牢天子之席五重
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天子崩七月而葬五重八鬻
諸侯五月而葬三重六鬻大夫三月而葬再重四鬻此
以多爲貴也

續禮記集說

卷四十三

禮器

三

又

姚氏際恒曰豆數鄭氏執儀禮周禮解之惟聘禮八
豆爲上大夫及公食大夫六豆爲下大夫與此合其

餘悉否周禮掌客公之豆四十侯伯之豆三十有二

子男之豆二十有四與此皆不合

周禮大抵極尙繁
侈如膳夫王之食

品致爲不經此饗饋
之數亦自應不合也鄭以此所言爲堂上之數如公

十六加東西夾各十二爲四十侯十二加東西夾各
十爲三十二子男十二加東西夾各六爲二十四按

東西夾者聘有西夾六豆及東方亦如之文鄭因

取而附會之以禮記之少湊合周禮之多謂禮器所

言者堂上也周禮所餘者夾室也不知禮器周禮皆

直言豆數禮器未嘗獨舉堂上周禮未嘗分別堂上
與夾室禮器與周禮不相謀禮器周禮與儀禮又不
相謀也孔氏亦謂鄭以意量之蓋已不能爲之揜矣
且据其意應以周禮子男合此上大夫而周禮子男
除夾室各六則爲十二又不合上大夫入矣然何不
云子男堂上入如是既可與侯伯不同說見下又可合
上大夫入而其不能云子男堂上入者則以儀禮夾
室各六止於二十又不合周禮二十四故也然何不
云子男堂上入夾室各八如是乃可合周禮二十四
而其不能云子男夾室各八者則又以儀禮止言夾

續禮記集說

卷四十三

禮器

三

XO

室六不合儀禮故也所以於此竟不言之辭窮昭然
可見若然徒虛舉周禮子男何爲可笑乎又其謂周
禮侯伯十二子男亦十二全無降殺亦未允總之滲
漏百出也介副也字與个通檀弓下國君七个大夫
五个與此同天子之席五重周禮司几筵天子席惟
三重疏引熊氏謂天子禘祭席五重禘則宜四重時
祭三重此亦曲說天子葬時五重鄭引士喪禮下篇
陳器曰抗木橫三縮二加抗席加茵用疏布緇剪有
幅亦縮二橫三此士禮一重天子則五重或謂棺四
重與椁而五此亦一說

朱氏賦曰斐似扇所以障車障柩喪大記所謂黼黻斐畫斐是也五重三重再重皆謂棺喪大記所謂大棺屬棹是也

姜氏兆錫曰此承上章歷明稱之字義也廟制詳見祭法諸公謂上公諸侯謂侯伯子男也二十有六者朝食之豆數十有六十有二者更相朝時堂上之豆數八與六者王國食使臣堂上之豆數也介副也牢太牢也周禮諸侯朝天子其牢禮公九介九牢侯伯七子男五諸侯之大夫爲君使各降其君二等今言諸侯七大夫五各舉中以言也五重祫祭時之席數

續禮記集說

卷四十三

禮器

十四

川

三重相朝時之席數再重亦爲君使之席數五重則六席三重則四席再重則三席也重者下棺後所設抗木與茵之數茵如今褥子絮相似以承藉於下抗木以抗載于上各橫三縮二爲一重餘重倣此斐見檀弓下文五者皆以明貴多之例也

方氏苞曰天子水兕革推如合甲爲二重柩棺一梓棺二故五重

李氏光坡曰下棺之後先有加折于壙上折猶屐也方鑿連木爲之蓋如牀縮者三橫者五乃加抗席三覆之乃加抗木橫三縮二此爲一重如是者五則爲

五重疏謂抗木之上乃加抗席似少失故本儀禮原文正之曾國圭禮記卷四十三禮器
於任氏啟運曰天子祫祭五重禘祭四重時祭及朝覲一饗食封國命諸侯皆三重諸侯祭祀相朝皆再重孔謂諸侯相朝三重祭祀二重愚謂非也天子禘豈輕於祫諸侯相朝豈重于祭哉陳據之謂此五重以祫自祭三重以相朝尤謬蓋此特舉多寡以明分非專指事也葬五重抗與茵也茵以淺色緇布爲之實茅秀及香草于中以藉棺下縮者二上橫者三爲一重如置棺加椁椁上加折折上加席席上加抗木下橫者續禮記集說卷四十三禮器
五

二上橫者三爲一重如是者五則五重也
齊氏召南曰按司几筵五席之名曰莞藻次蒲熊其葦萑席不數也

有以少爲貴者天子無介祭天犧牲天子適諸侯諸侯膳以犢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籩豆之薦大夫聘禮以脯醢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士三食力無數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圭璋特琥璜爵鬼神之神祭單席諸侯視朝大夫特士旅之此以少爲貴也

徐氏師曾曰圭璋璪圭璋也長八寸圭以享王璋以享后二王之後所用雖曰圭以馬璋以皮然皮馬不

上堂是獨用也陳可大以圭璋爲朝王后之玉不知諸侯朝用命圭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皆非圭璋也琥璜玉之卑者爵酒器也子男享諸侯用琥璜必待送爵爵之時獻繡若黼而將之不特達也鬼神異于人不假多重以爲温煖故單席黃叔暘乃謂此王席非鬼神而引周禮以證之然周禮王席三重祀先王酢席亦如之則非單席明矣

萬氏斯大曰大路祭天所乘之木路也殷周皆然先儒信周官謂周祭天乘玉路玉路就多而文飾則是以所賤事天已豈其然乎大戴禮朝事篇曰天子燹

續禮記集說

卷四十三

禮器

六

八〇〃

纓十有再就上公九就侯伯七就子男五就要知周常時所乘未嘗不以多爲貴文爲貴而此獨貴乎少與素者尊祭天之車也郊特牲言周郊而曰乘素車素車卽大路乎愚于周官巾車詳辨之矣

姚氏際恒曰此節之文可疑者二一則食數也儀禮特牲祭尸九飯少牢祭尸十一飯應以多爲貴豈反貴少乎論語魯有三飯四飯之樂官則諸侯亦非止于再矣陳用之謂正飯貴多加飯貴少恐臆說徐伯魯謂此皆公庭禮會之食私食則否若然公少而私多益失理矣一則鬼神之祭單席也顧命四席皆曰

敷重卽重席也今以單席爲貴何與至若諸侯相朝
灌用鬱鬯此後世諸侯僭用者亦不得舉以爲禮洛
誥拒鬯二卣君賜之王制云諸侯未賜圭瓚則資鬯
于天子是也 又曰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
郊特牲云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鄭注
郊特牲謂禮器七字誤于義或然蓋此篇多取郊特
牲爲說如此節云祭天特牲天子適諸侯諸侯膳以
犢此郊特牲文則此處亦取之可知但鄭執周禮巾
車五路如玉路繁纓十有二就之類是以多爲貴與
此不合因謂此爲殷祭天之車則妄矣按顧命四輅

續禮記集說

卷四十三

禮器

七

〇〇

路同大路綴輅先輅次輅此周之輅也而郊特牲大路
先路次路有其三第少綴路耳豈得遂謂殷制乎大
抵顧命四路執周禮五路解者並誤茲不詳

陸氏奎勳曰家農師云繁露如字言其文之繁也周
禮巾車云玉路樊纓十有再就謂之繁纓以此土喪
禮云馬纓三就則所謂就者其纓而已余謂就者匝
也鄭氏以繁爲馬腹帶于義可通且第云一就則其
文不得爲繁矣又此大路者乃殷之木路非周之玉
路也 又曰此非周制周祭鬼神稟祓而已
姜氏兆錫曰介以佐賓天子無爲賓之義故無也特

獨也犢小牛也食餐也食力謂自食其力之人也祭
天惟一牛諸侯膳天子亦一牛敬君如敬天也主君
于相朝之諸侯但酌鬱鬯獻賓不薦籩豆若行聘之
大夫則酌以酒又薦以脯醢是臣較多也天子每一
餐輟卽告飽諸侯再餐告飽大夫士三餐告飽皆待
勸侑更餐若自食其力如農工商賈之屬則無食數
飽而後止是庶人較多也食力無數以上見位愈尊
德愈盛其飽以德而不以味之意也繁鄭讀爲犖者
謂馬腹之鞶帶與其膺前之纓節也陸讀如字者繁
之言盛巾車玉路樊纓十有二就是也就匝也七爲
續禮記集說

五者郊特牲次路五就是也殷尙質其祭天之大輅
木質無飾故其繁纓雖皆以五色絲罽爲之一匝而
已若其下供雜用之次路則繁纓五匝是次路較多
也圭璋制見考工記諸侯朝王以圭朝后以璋周禮
小行人圭以馬璋以皮皮與馬皆不升堂惟圭璋升
堂所謂圭璋特達也若天子享諸侯及諸侯自相享
則以幣將送爵而又以琥璜將幣是次玉較多也祭
單席者不以席多爲貴之義旅陳注謂眾也諸侯視
朝大夫每人各一揖士雖眾言羣然一揖而已亦不
以人多爲貴之義也以下六者皆以貴少之例也

陳氏曰周禮祀先王之度一如朝覲享射之數祀天則稟鞞而已與鬼神之祭單席者非周制也又司土云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乃王朝之禮此則侯邦之禮耳陸氏曰周禮牛人凡祭共其享皆牛求牛事神曰享牛降神曰求牛此特牲專言享牛

方氏苞曰鬼神之祭單席據周官司几筵席下尙有筵記所傳或異或不計下筵也

任氏啟運曰按本篇所述多周禮于車獨殷禮豈嘗聞子乘殷輅之說與

續禮記集說

卷四十三

禮器

九

同上

齊氏召南曰按巾車作前樊鵠纓注前讀爲緇翦之翦翦淺黑也木路無龍勒以淺黑飾韋爲樊鵠色飾韋爲纓不言就數飾與革路同琥璜形製疏未言大宗伯注琥猛象秋嚴半璧曰璜象冬閉藏

有以小爲貴者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五獻之尊門外缶門內壺君尊瓦甒此以小爲貴也

姚氏際恒曰孔氏曰特牲少牢禮尸入舉奠觶是尊者舉觶特牲主人受尸酢受角飲是卑者舉角按特牲又云酌尸以角旅酌以觶然此未可單舉一邊而

言之矣五獻鄭氏執周禮大行人子男享禮五獻以此爲子男之享禮亦未然據義例爲貴者皆指天子諸侯諸侯以下漸不爲實矣則此亦指諸侯可知也姜氏兆錫曰爵觶角散皆飲酒器也爵容一升觶二升觶三升角四升散五升按王侯之祭儀禮亡據祭統卿大夫獻以瑤爵玉爵士獻以散爵又據士特牲饋食之禮主人獻尸用角其祭畢佐食獻尸用散又據大夫少牢饋食及士特牲饋食之禮尸入舉奠解主人受尸酢受角飲此皆尊貴者小卑賤者大也五獻謂子男之享禮凡獻各隨其命子男五命故五獻續禮記集說

卷四十三

禮器

二

川久三

也缶壺瓦甒皆盛酒尊也瓦甒容五斗壺容石缶又大于壺缶在門外壺在門內蓋皆以飲諸臣瓦甒在堂上則以享子男也凡二者皆以明貴小之例也

齊氏召南曰按鬯人醕事用散注謂漆尊器也無飾有以高爲貴者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天子諸侯臺門此以高爲貴也

姜氏兆錫曰九尺以下皆謂堂上堂下相去之數考工記堂崇三尺乃殿制也凡此皆以明貴高之例也陸氏奎勳曰非周制周之上公堂階九尺天子當以十二爲節

方氏苞曰臺門築臺于門外也疑今官府大門外左
右築土正方四面螿之卽其遺制

有以下爲貴者至敬不壇掃地而祭天子諸侯之尊廢
禁大夫士楸禁此以下爲貴也

姚氏際恒曰廢禁無足故曰廢楸禁有足鄭氏以楸
禁爲無足非 又曰此云大夫士楸禁玉藻云大夫
用楸士用禁亦相合何也承酒尊皆謂之禁大夫之
禁足稍低形制似楸故謂之楸實無大分別故此言
大夫兼士也鄭氏曰大夫用斯禁士用楸禁謬按儀
禮鄉飲酒有斯禁斯禁卽禁此言士禮而鄭強執周
禮鄉大夫職以解鄉飲酒禮故以斯禁爲大夫所用
特于此處明之不知玉藻云大夫用杆士用禁今云
大夫用斯禁士用杆禁則全與玉藻違矣此云大夫
士杆禁本以大夫爲主兼士而言今云士用杆禁則
別去所主而反卑屬所兼矣鄭武斷一經而必多方
以爲之地以誤及他經類如此餘見玉藻
朱氏軾曰杆亦禁也以其無足故謂之杆亦謂斯禁
士禁大夫楸天子諸侯去之貴下也
姜氏兆錫曰壇封土爲之杆與禁皆承酒尊之器木
爲之杆一名斯禁見鄉飲酒禮其制長四尺廣二尺

四寸深五寸無足漆赤中畫青雲氣菱苕華爲飾禁制長廣畫飾並同杆通局足高三寸刻足爲褰帷形社稷諸祀封土爲壇郊祀則掃地而不壇大夫士用杆禁王侯則去禁而不用此二者明貴下之義也

任氏啟運曰無足曰廢當是天子諸侯之禁無足大夫士之禁足高三寸耳若舟則高一尺豐八寸乃以高爲貴矣且豐以承罰爵非承尊也張自烈謂禁無足杆有足尤非

禮有以文爲貴者天子龍袞諸侯黼大夫黻士元衣纁裳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此以文爲貴也

續禮記集說

卷四十三

禮器

三

川

萬氏斯大曰此周冕服之制龍袞續于衣黼黻綉于裳天子至尊故取衣之龍以名諸侯大夫卑故取裳之黼黻以名衣尊而裳卑也又諸侯有國主斷國事黼之言斷也大夫輔國主辨國是黻之言辨也冕以朱綠爲藻亦周制先儒疑爲前代之制非也餘見周官司服條

姚氏際恒曰天子龍袞以下孔氏執周禮上公亦袞又侯伯鷩子男毳孤卿飾絺大夫玄士爵弁元衣纁裳而以此爲夏殷禮天子之冕朱綠藻鄭氏執周禮

天子五采藻而以此爲似夏殷禮皆非也方性夫曰藻以五采
特曰朱綵則舉其華者以諫之也亦與雜帶君朱綵同義注疏必以爲前代而非周甚不必也按此雖屬調和之說然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夫夫五士三孔氏義亦自通
執周禮旒數隨命數而以此爲夏殷禮亦非也嘗嘆鄭孔子于王制之不合周禮者皆以爲夏殷禮今于禮器亦然孔子于夏殷禮已無徵而周末秦漢之人反能徵之噫愚亦甚矣

姜氏兆錫曰龍袞之屬皆祭服龍之狀袞然謂之龍袞畫于衣者也白與黑相雜謂之黼狀如斧黑與青謂之黻狀如兩已相背皆刺于裳者也玄衣纁裳無

續禮記集說

卷四十二

禮器

三

又川

畫刺但見本質而已冕祭服之冠也前略俛故謂之冕其上用采絲組貫玉爲旒故謂之藻按周制天子袞冕前後各十二旒旒各十二玉以朱白蒼元黃爲次自下而上上公袞冕九旒九玉侯伯鷩冕七旒七玉子男毳冕五旒五玉孤絺冕三旒三玉卿大夫玄冕一旒一玉士爵弁無旒詳見朱子考辨今天子以下之藻止用朱綵而諸侯以下之服制旒數皆頗未合蓋省文與諸侯黼大夫黻謂五等諸侯冕之裳皆黻兼有黼而卿大夫元冕之裳止有黻而無黼也諸侯九謂公出封加一命爲上公也上大夫七謂卿出

封加一命爲侯伯也下大夫五謂大夫出封加一命
至子男也此二者皆明貴文之例也

有以素爲貴者至敬無文父黨無容大圭不琢大羹不
和大路素而越席犧尊疏布甬禰杓此以素爲貴也

又作篆大轉反大羹之大音泰和胡卧反越音活犧鄭
素何反今如字甬莫歷反禰章善反杓又市戰反杓市
反約

陳氏澹曰大羹太古之羹後王存古禮故設之亦尚
玄酒之義杓沃盥之具

姚氏際恒曰鄭氏以琢爲篆之誤以犧爲娑皆謬而
卽孔氏亦不從之

續禮記集說 卷四十三 禮器

音

四十三

陸氏奎勳曰鄭注畫尊作鳳羽娑娑然因讀爲莎孔
疏刻尊爲犧牛之形按齊子尾送女器及永嘉中青
州盜發齊景公塚獲二尊以銅鑄犧牛形鑿背爲尊
則儀自當如字讀慈湖楊氏云楚俗以牛之大者爲
莎讀沙蓋楚音也注疏均未之考

姜氏兆錫曰至敬謂敬之至極如祭天席用橐鞬器
用陶匏之類是無文也父黨謂父之族黨如與賓客
折旋揖讓之儀不施于宗族是無容也大圭天子所
搢無鐫刻之文大羹太古之羹無鹽梅之和大路素
繁纓一就其路止以蒲越爲席犧尊刻爲牛形其尊

亦止以粗布爲罍杓爲沃盥之具其器亦止以白文之禪木爲之而已以下七者皆以明貴素之例也任氏啟運曰杓就尊酌酒以入爵者孔曰祭天尊爵用木不用玉也陳謂杓爲沃盥之具恐非

齊氏召南曰桓二年大路越席疏路大也君之所在以大爲號門曰路門寢曰路寢車曰路車故人君之車通以路爲名杜以玉輅爲大路經傳言大輅者多矣尙書大路孔安國以爲玉服虔云大路木路犧尊按王肅云義象二尊蓋全刻牛象之形而鑿背爲尊與鄭說異詩闕宮疏引王肅云大和中魯郡于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犧牛爲尊然則象尊之爲象形也肅此言以二尊形如牛象而背上負尊讀犧爲義與毛鄭義異又南史劉杳曰晉時齊景公冢得二尊亦爲牛象

續禮記集說

卷四十三

禮器

三五

續禮記集說卷四十四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禮器

孔子曰禮不可不省也禮不同不豐不殺此之謂也蓋言稱也

陳氏澹曰禮各有當然之則豐則踰殺則不及惟稱之爲善

姜氏兆錫曰省察也不同不豐不殺說見禮運此章歷舉以申上章稱字之意而引孔子之言以結之也任氏啟運曰承上禮之稱而詳言之蓋時未易言而

續禮記集說

卷四十四

禮器

一

三〇一

能稱則歸於順合于體協于宜而時亦在其中矣禮之以多爲貴者以其外心者也德發揚詡萬物大物理博如此則得不以多爲貴乎故君子樂其發也

姜氏兆錫曰詡徧也發謂發于外也備物致享心見于物所謂外心也所以然以其德之發揚昭著溥徧萬物理之所該者大故物之所成者博此非備物無以昭德豈得不以多爲貴乎故制禮之君子樂其發于外以伸報答也

方氏苞曰天子諸侯居得爲之位操可致之勢德之發揚可以周徧萬物其理之所成者大則用物宜博

故以多爲貴也

李氏光坡曰以多爲貴者皆是設儀辨等備物盡文之事以其用心于物故曰外也發揚其德所理者大普徧萬物則及物者博自天子至大夫士德厚者備禮德薄者降殺則得不以多爲貴乎樂其發者德之厚薄其發也不揜故也此君子或施德者或觀德者皆是

禮之以少爲貴者以其內心者也德產之致也精微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如此則得不以少爲貴乎是故君子慎其獨也

續禮記集說

卷四十四

禮器

二

川上

朱氏軾曰外心者道之費內心者道之隱在聖人則致中致和之分也樂和也慎敬也

姜氏兆錫曰產生也散齊致齊祭神如在是內心也所以然者以其德之發生萬彙精密網緼縱備物不能稱德唯誠敬乃爲極致而已如此則又安得不以少爲貴乎故制禮之君子慎其獨於內以交神明也昔方氏曰內外以心言多少以物言內心不止于少凡下小素亦內心也外心不止于多凡上大文皆外心也徐氏曰此指以多爲貴者謂季秋大享明堂之禮也以少爲貴者謂冬至郊祀圓丘之禮也愚按外

心而樂其發乃前無文不行之事內心而慎其獨卽前無本不立之意也外心亦本諸心而其文則見內心亦行以文而其文則隱故其辭如此夫天下豈有離本與文而二之者哉徐氏之說蓋因舊註之義而約指之其實當如方氏爲通結上文之辭也

方氏苞曰以德致其盛感格較之以物產致報更爲精微故祭天儀物最略也

李氏光坡曰以少爲貴者皆是事敬上盡誠致樸之事以其用心于內故曰內也天地生物王公育民其生生之德綿密周致無所于雜而精不見其迹而微

續禮記集說

卷四十四

禮器

三

川一

蓋無一物不在所愛之中矣則天下有何物而可以稱其德而報之則得不以少爲貴乎慎其獨也行其意也此君子或制禮者或行禮者皆是

古之聖人內之爲尊外之爲樂少之爲貴多之爲美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稱也

陳氏縉曰尊如尊德性之尊恭敬奉持之意

姚氏際恒曰上數節大意言禮之有稱因歷舉多少大小高下文質諸器之不同兩兩相對爲言但取行文章法好看其實只在器數上見禮與聖人禮云禮云之旨正相刺謬吁此其所以爲禮器與

朱氏軾曰尊卽慎也

姜氏兆錫曰尊如中庸尊德性之尊恭敬奉持之意也尊在內之誠敬故少物亦足爲貴樂在外之儀物必多物乃可爲美少不可多多不可寡或稱內或稱外也此章又卽多少二條以申稱字之義而首章所爲忠信禮之本者已具其中矣

李氏光坡曰自禮以有以多爲貴者主此推說高下大小文素得禮合宜所當然之事與其所以然之故以盡義理爲文之意而忠信爲所隱然自見于言中矣

續禮記集說

卷四十四

禮器

四

是故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大牢而祭謂之饗

大音

泰匹土王本作匹熊本作正攘如羊五

班氏固曰民與妻偶曰匹夫

庾氏蔚曰士與大夫爲介曰匹士

陳氏澂曰謂之禮稱也謂之攘不稱也

姜氏兆錫曰此亦承上章稱禮之意而言也君子謂有位者匹士猶匹夫也謂之禮稱也謂之攘不稱也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梲君子以爲濫矣晏平仲視其先人豚肩不揜豆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爲隘矣

陳氏澂曰上言不豐不殺此舉管晏之事以明之管

仲豐而不稱晏子殺而不稱者也

姚氏際恒曰按山節藻梲論語本指臧文仲今指管仲雜記亦同然則臧文仲亦有所效法耶抑後之記者之附會也

姜氏兆錫曰簋盛粢之器大夫不宜鏤刻以爲飾紘繫冕之組天子朱諸侯青大夫士緇而已山節刻山于柱頭之斗拱藻梲畫藻于梁上之短柱濫放也此明其豐而不稱猶攘之意也祭用少牢不合用豚周人貴肩肩在俎不在豆此并豚兩肩亦不擯豆言極小也隘陋也此明其儉而不稱亦非禮之正也

續禮記集說

卷四十四

禮器

五

川又

任氏啟運曰承上章而推其義舉多少而大小高卑文質皆在其中矣

齊氏召南曰按九嬪注玉盥玉敦受黍稷器賈疏云禮器言管仲鏤簋注言天子飾以玉此直云玉敦則簋亦飾以玉按玉府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指服佩言與此文言飾簋無涉不知何以引之蓋當作共玉

敦

是故君子之行禮也不可不慎也眾之紀也紀散而眾

亂

姜氏兆錫曰君子亦指在位而言也禮以正人是之

謂紀紀散眾亂卽前篇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理
之意此不稱之流弊也

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

姚氏際恒曰我戰則克二句本郊特牲結春田之語
蓋田以習戰因取其獲以供祭祀故有此二句今列
于此頗不協故知禮器引郊特牲也孔氏曰祇應云
祭受福連言戰者以二句相連故引之然上亦何嘗
專言祭乎又此二句在郊特牲結田獵之義猶可今
作孔子之言並非矣聖人不應如此自詡且戰豈能
必克孔子臨事而懼之說謂何祭先豈爲邀福下文

續禮記集說

卷四十四

禮器

六

川名川

祭祀不祈之說又謂何

陸氏奎勳曰孔子未嘗與戰而云然蓋謂用我言而
戰則有必克之理如告子路行三軍臨事而懼好謀
而成者也

姜氏兆錫曰受福詳見祭統記者稱孔子之言而釋
其得行禮之道聖人大中至正不濫不隘之準卽此
可見矣故以結稱禮之意也

君子曰祭祀不祈不麾蚤不樂葆大不善嘉事牲不及
肥大薦不美多品

姚氏際恒曰祭祀不祈謂祭先也若祈年祈穀則可

牲不及肥大薦不美多品按左傳云博碩肥腍祭統云苟可薦者莫不咸在郊特牲云不敢用常褻味而貴多品則此二句未免義隣儉嗇矣

宋氏軾曰此總言禮之貴稱以見不可不慎祭自得福非以祈福也慮事不可不豫非以蚤爲快也當葆大而葆大非樂于葆大也冠昏必先祭非善其事而祭也牲有時而肥品有時而多非求肥而美多也

陸氏奎勳曰謂孤冠畢而祭禰孤子成昏三月而廟見之類其心戚然不以爲善也集說不爲之善而更設他祭其義反晦

續禮記集說

卷四十四

禮器

七

川文

姜氏兆錫曰祈求也祭有常禮不以私福爲祈周禮大祝掌六祈小祝亦祈福祥惟有故則行之也齊人謂快爲麾祭有常時不欲先時爲快春嘗禘秋嘗之屬祭則觀其敬而時也葆猶褒也凡器幣之屬有定制不以葆大爲樂而致汰侈也嘉事謂嘉禮凡冠昏之類皆有常儀非以嘉事爲善而妄有干與也及猶至也如郊牛之角繭栗宗廟角握社稷角尺之類用各有宜不至于肥大也品品物也如周禮籩人醢人之類薦各有數不美夫多品也蓋祈則非順體宜之意麾蚤則非時之意樂葆大以下則皆非稱之意也

李氏光坡曰注言至矣恐人因祭則受福之言必誤
爲福可以祭求者故以此正之不麾蚤五者皆是有
祈而然故君子不爲也

續禮記集說卷四十四

續禮記集說

卷四十四

禮器

八

〇三三

浙江書局刊

金承樸校

郭學樂校

吳鴻望校

續禮記集說卷四十五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禮器

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弗止也燔柴于奧夫奧者老婦之祭也盛于盆尊于瓶

姚氏際恒曰鄭氏曰奧爲爨宇之誤或作竈按論語王孫賈論奧竈則奧竈有別奈何以奧爲爨或爲竈乎

姜氏兆錫曰臧文仲名辰魯大夫夏父姓弗綦名當時之禮官也奧爲爨者下文祭老婦之禮卑不于奧

續禮記集說

卷四十五

禮器

一

1160

于爨而已魯莊公薨立適子閔公閔公薨立庶兄僖公其後文公二年祫祭大廟弗綦爲宗伯移閔公于僖公之下臣居君上是爲逆而不順又周禮以燔柴祀日月星辰而當時謂爨神是火神燔柴祭之又豐而不稱也孔子見當時以文仲爲知禮而不能正其失故引以譏之禮祭竈有二其一專祀而禮尊月令夏祭竈先設主祭于竈陘然後迎尸祭于奧祭用特牲略于祭宗廟之儀其一旁祀而禮卑凡宗廟祭祀尸食畢宗婦祭饋爨烹者祭饗爨而其神爲先炊所謂老婦之祭也此惟盛食于盆盛酒于瓶以祭之而

已二者皆無燔柴之文也舉此蓋以明祀竈之失而
逆祀又可知矣此章約引以明時順體宜稱之意也
李氏光坡曰見非禮祭祀而不敢據義以正之者皆
有畏禍福之心故也故引夫子譏文仲二事以明不
當祈之意

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
不備也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
益顯者不可揜微者不可大也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
其致一也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

朱子曰禮儀三百便是曲禮中士冠諸侯冠天子冠

續禮記集說

卷四十五

禮器

二

川上

禮之類此是大節有三百條如始加再加三加又如
坐如尸立如齊之類皆是其中小目呂與叔云經是
常行的底緯便是變底恐不然經中自有常有變緯
中亦自有常有變

陳氏澔曰體人身也先王經制大備如人體之全具
矣若行禮者設施或有不當亦與不備同也大者損
之小者益之揜其顯著其微是不當也

姚氏際恒曰中庸云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言儀也
此云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似放其語然亦失之夫經
禮者五品之人倫盡之矣安得有三百乎自有此說

而後之解中庸者又據此以禮儀爲經禮威儀爲曲禮誤之誤也然此經禮曲禮亦不過謂禮之大小有如此耳初未嘗指一書而言之也鄭氏則以周禮爲經禮朱仲晦則以儀禮爲經禮夫作禮器者大抵周秦間人其時周禮未出安得預指之至于儀禮其書本名爲儀正是曲禮之類乃反以爲經禮何耶且必欲各憑臆見求一書以實之古今陋學洵有同揆矣

又曰其致一也謂雖有三百三千之多要其極致則一而已矣鄭氏以一爲誠陳可大以一爲敬皆謬鄭陳以下文有誠敬字故云然不知記文每段爲義

續禮記集說

卷四十五

禮器

三

×〇〇

初何嘗聯合乎

姜氏兆錫曰體謂四體已當猶稱也先王經制如人之備而成也而設施不當則籛條戚施而已與不備何以異哉大小顯微卽體備之目三百三千極言其無不備也損其大益其小揜其顯著其微卽不當之弊致一正言其所以當也疏曰有大謂大及多爲貴有小謂小及少爲貴有顯謂高及文爲貴有微謂下及素爲貴也大且顯卽有美而文也小且微卽有竭情盡慎致其敬也其致一卽誠也入室不由戶亦體備不當之意 趙氏曰經禮如冠昏喪祭朝覲會同

之類曲禮如其中進退升降俯仰揖遜之類

方氏苞曰微者不可大蓋以人情言隱晦之義也如父在爲母不杖堂上不杖及庶子無服之類止可隱致其痛若張大如聲音容貌之間則非禮矣

李氏光坡曰上文言禮之爲器詳矣此乃推言其大備之蘊也設之當非他亦曰稱而已其致一者要歸于當也

齊氏召甫曰鄭解以誠宋儒解以敬敬則所以存誠也故曲禮曰毋不敬

君子之于禮也有所竭情盡慎致其敬而誠若有美有

續禮記集說

卷四十五

禮器

四

川川

文而誠若

朱氏軾曰誠者禮之本內心外心俱率其性之自然而非有所矯也

姜氏兆錫曰誠之言實所謂致一也若語辭謂以少者小者下者素者爲貴是內心之實以多者大者高者文者爲貴是外心之實致一如是此所以體備而當也

方氏苞曰美而文而不誠若則非所以爲禮矣

君子之于禮也有直而行也有曲而殺也有經而等也有順而討也有漸而播也有推而進也有放而文也有

放而不致也有順而摠也

姜氏兆錫曰此歷言體備而當之事卽誠之致一也者爲之也直而行謂直情徑行行所當行而無委折也曲而殺謂委曲降殺禮雖當行而有所壓降也等猶平也謂按其經而平行之如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也順猶敘也謂順其敘而討治之如天子而下每等降殺以兩也擗猶芟也擗而播謂芟取貴者之物以播于賤者如登俎及羣臣而賤者亦均惠也推而進謂推進卑者使得行尊者之禮如二王子孫爲賓而用玉禮也放而文謂觀象效法而極其文如王者之服物采章也放而不至謂雖觀象效法而文不盡如公侯以下之減于王也摠猶拾也順而摠謂卑者之于尊者拾取一節而不爲嫌如君沐梁卿大夫不得同而士反得沐梁也此九者首二句以常變對言次二句以上下對言次二句以至次對言末一句以無嫌者對有嫌者言舊注各引一事爲例但首條頗非本義且與第二條不類故商之學者由九者推之而神明變化之極在是矣謂非誠以致一而能備以當如是哉此章申明時順體宜稱之實所謂忠信禮之本而禮非此不立者也學者體之

李氏光坡曰直而行三者皆君父之大所謂竭情盡
慎內心之誠也順而討三者則設儀施惠及下之等
故次之放而文三者則服食之差故又次之此六者
皆美而文外心之誠也

三代之禮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青夏造殷因

王氏肅曰舜尚青湯尚白

姜氏兆錫曰此章疑有脫誤素青舊謂白黑也言禮
爲共由惟殷尙白夏尙黑之類或異耳實則前創後
因而無異也朱子曰三綱五常禮之大體三代相繼
皆因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
及之閒而已

續禮記集說

卷四十五

禮器

六

〇〇〇

李氏光坡曰言三代之禮爲民所由者本無二也其
由質而文如素之加爲青蓋造者從質因者趨文物
理之自然也

李氏光坡曰夏造殷因者言或素或青夏創造于前
殷因而損益之耳

周坐尸詔侑武方其禮亦然其道一也夏立尸而卒祭

殷坐尸周旅酬六尸曾子曰周禮其猶釀與侑首又鄭

陸云或作宥武鄭讀無釀
其庶反又其約反與音餘

孔氏穎達曰據特牲少牢詔侑皆祝謂人有方自確

據周禮大祝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祝中士八人下士十六人凡祝皆詩詔侑不定一人

姚氏際恒曰立尸坐尸說見郊特牲舉犂角下武鄭氏謂無字聲之誤郝仲輿曰武步也方謂行禮進退之方尸不動而詔侑行禮皆祝與佐食輩行之二說未詳孰是

朱氏軾曰祭祀用尸本古禮之迂而無當者至于六尸旅酬幾于一堂打諢成何禮體況比獻尸于釀飲又何礙非其倫也此漢儒杜撰必非周公之制曾子之論也

續禮記集說

卷四十五

禮器

七

陸氏奎勳曰可證毀廟無升食然謂六尸自爲旅酬此記禮者之誤夫尸以象神豈有祖孫父子糾紛瀆亂者曾子曰周禮猶釀明其必無此禮也

姜氏兆錫曰按首四句當在下文二句般坐尸之後武注讀無者音之訛也此以下卽三代之尸禮爲例亦尙白尙黑之意也方常也周禮坐尸如殷其既坐之後祝官當詔以威儀侑以飲食而祝官無常人但廟中可詔侑者皆得詔侑之其禮亦如殷也其道一者禮同本於道同也夏禮尸立以卒祭當飲食則暫坐殷則尸雖無事亦坐矣周禮祫祭羣廟之祖皆

聚于大祖之廟大祖尸尊不與子孫酬酢而毀廟主
又無尸故惟六尸自爲昭穆行酬酢之禮也酢釀飲
錢共飲之名曾子因言周禮其猶釀禮之均平與以
見事神者之以情也凡此明禮之小變亦前章時爲
大之意

方氏苞曰其禮亦然亦猶素之加爲青也至周不惟
坐尸且詔侑無方禮加于夏殷矣然其致愛致愨之
道則一也 又曰時祭必祫何也古之祭禮繁重自
國君以上祭之明日釋而饋尸若每廟植祭則人力
窮百政廢矣以六尸旅酬知每獻七廟之尸必同時

續禮記集說

卷四十五

禮器

八

八〇〇

而畢獻也匪是則三獻五獻且日不暇給況九獻十
有二獻乎以旅酬者六尸知世室文武二尸亦以尊
不與旅也如獻至于七尸又徧酬六尸則力不支時
不逮矣上大夫饋尸卽于祭之明日諸侯以上則以
明日正爲廟過于三則獻酬禮殷必不能同日而畢
事耳雖分二日其侑食之儀酬酢之節必大減于士
大夫惜邦國禮亡無可徵信耳適士二廟大夫三廟
亦宜有尸自相酬之禮而不見于經何也六尸四尸
之相酬已見于邦國禮則如大夫士不覆舉亦如謂
侯入王在國在塗之禮已見于春朝夏宗則覲禮惟

具郊勞以後之儀節耳至尸酬主人主人酬侑侑酬
賓長以下之禮宜與卿大夫別 又曰疏謂斂錢飲
酒必非忘懷之酌故飲必平徧不得偏頗辭鄙意陋
恐非曾子之意也蓋士大夫相飲必立賓介備鼎俎
具獻酬庶人工商則財不給禮難成故稽事既終以
國法合錢共飲正猶五廟七廟之尸欲依次各發爵
以酌賓則時不給禮難成故變而通之爲尸自相酌
之禮蓋非此不足以洽歡心成禮節故曰猶釀蓋推
究聖人緣情制禮所以不得不然也七尸備獻六尸
旅酬之後疑惟具尸酢王后賓長三節及嗣舉奠而
續禮記集說卷四十五 禮器 九

無暇及祝侑賓長眾賓以諸父兄弟備言燕私必于
祭之次夕故祝侑賓長眾賓兄弟之旅酬則于釋而
饋尸舉之亦如上大夫饋尸則旅酬之節與特牲禮
異耳兄弟燕于宗而未得與賓相酬則饋尸必與旅
也

齊氏召南曰天子七廟除稷尸是六尸也疏以文武
解非是

君子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郊血大饗腥三獻

燭一獻孰

姚氏際恒曰按郊與大饗三獻皆有血腥燭孰鄭氏

曰遠近備古今也尊者先遠此善幹旋記文處然謂三獻爲祭社稷五祀一獻爲祭羣小祀蓋比擬周禮司服絺冕玄冕由于男五獻以下差之則無謂耳郊特牲以此爲不饗味而貴氣臭此云禮近人情非其至未免過于作意便成語病禮豈有不出于人情者而曰近之非其至乎

姜氏兆錫曰凡禮與人情所欲者相近則非禮之極至獨舉四祭明之者重祭也郊祭天也大饗禘祭宗廟也三獻謂祭社稷五祀一獻謂祭羣小祀社稷五祀酒皆三獻餘皆一獻故名也腥生肉也爛沉肉于

湯色略變也血腥爛孰四者郊與大享三獻皆設之此各言之據先設者爲主也郊則先設血後設腥爛孰其去人情最遠大享血與腥同薦而腥設于前去人情稍近社稷五祀去人情較近血腥與爛同薦而爛又先設于前矣惟羣小祀用孰無血腥爛三者于人情最爲褻近以神卑則禮輕也凡同薦當先者設在前當後者設在後此首明大祭之禮之致其情也李氏光坡曰輕率迫切無耐久積愼之意此人情也故禮有近此者必非其至如郊與大饗三獻正祭之時並有血腥爛孰然郊則先設血後設腥與爛孰至

大享血腥同時俱薦此郊禮爲愨而蹙矣三獻血腥與爛一時同薦一獻唯有薦孰無血腥爛漸次簡略近于人情矣自此至可述而多學正言君子行禮耐久積愨之以致其情以反禮始以申上文竭情盡愨致其敬而誠若之意

齊氏召南曰按大宗伯以肆獻裸饗先王賈疏亦云禮運與郊特牲皆言郊血大饗腥三獻爛一獻孰者皆是薦饌始也

是故君子之於禮也非作而致其情也此有由始也是故七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愨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續禮記集說卷四十五 禮器

已蹙故魯人將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于類宮晉人將有事于河必先有事于惡池齊人將有事于泰山必先有事于配林三月繫七日戒三日宿愨之至也故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温之至也 蹙本又作感字子六反又音促類或作泮音判鄭云或作郊宮惡音呼惡池即滹沱泰或作太相息亮反温紆運反

盧氏植曰配林小山林麓配泰山者也謂諸侯不郊天泰山巡省所考五獄之宗故有事將祀之先即其漸天子則否

黃氏震曰愨謂太質蹙謂太遠徐氏師曾曰相見始于介至廟始于辭讓祭始于先

姓始于繫是卽所謂由始云者非如舊說由始于古後世守而行之也

萬氏斯大曰類宮魯學宮古人立學必有先聖先師

魯立類宮以后稷爲先聖文王爲先師

說見郊特牲

而先有事告后稷也季秋大饗明堂亦先有事以告

文王

姜氏兆錫曰作如作聰明之作承上文言先王制禮

之致其情如此豈過意而作爲之哉蓋禮有由始不

以苟褻爲安而一以誠敬爲貴也七介者舉其中而

言也說見費多節已太也又承上文推言兩君相見

續禮記集說

卷四十五

禮器

七

川文

必有介以通賓主否則太愿慤而無文其初入大門

凡三辭三讓乃至廟中否則太迫蹙而無文容此明

會禮之致其情也類宮以下諸侯學名魯郊祀以后

稷配先于此告后稷乃郊也惡池并州之小川配林

林名二者亦河與泰山之從祀繫者繫牲于牢也戒

散齊也宿致齊也凡此皆積漸爲之不敢迫蹙愼之

至也此又明祭禮之致其情也擯相也詔告也樂謂

樂工無目者相步謂扶持也温猶藉也如玉之有承

藉然言擯詔者是承藉賓主相步者是承藉樂工也

此又明凡相禮者之致其情也按自此章以下皆明

時順體宜稱之意而誠敬之本皆見于言表學者各以意得之可也

方氏苞曰君子非作爲是禮以強致人情始從之蓋有所由始皆出于人情之自然也如七介以相見三辭三讓而至似乎繁曲然其始由于賓主相接不可以未同而言不可以徑前不讓乃人情之自然耳又曰謂有事于頰宮蓋告后稷似未安天子有事于圜丘不聞先告后稷魯有闕宮卽告后稷亦不宜于頰宮蓋非常之禮必先擇士于頰宮以習儀配林惡池亦于禮輕者習儀而後舉重故曰愼之至也

續禮記集說

卷四十五

禮器

三

四十一

李氏光坡曰有由始者卽下反本修古不忘其初之意始卽初也禮有擯詔跬步必愼如樂工之有相然温藉之極也學者以子入太廟每事問及縣子譏子游之汰並而覲之則搏節自謹而温藉之義當自省之矣

齊氏召南曰此言七介者舉中言之也按上公介九人侯伯七人子男五人此舉其中以該上下也又曰據魯事之僭天子之制惟學未僭辟雍故仍稱頰宮耳疏非

禮也者反本修古不忘其初者也故凶事不詔朝事以

樂醴酒之用元酒之尙割刀之用鸞刀之貴莞食之安而稟韎之設是故先王之制禮也必有主也故可述而多學也

姚氏舜牧曰學禮而失其主雖多亦奚以爲

朱氏軾曰按方氏以朝事爲祭祀朝踐之事于不忘其初意較切

姜氏兆錫曰本心之初天所賦也貴于反而自思禮制之初聖所作也貴于修而弗墜故曰不忘其初也凶事如擗踊哭泣之類朝事謂養老尊賢之屬不待相以詔之者以其發于心之本然必須樂以樂之者

續禮記集說

卷四十五

禮器

十四

四十一

亦以愜于心之同然也此二者謂反之事也鸞鈴也刀環有鈴聲和如鸞割肉用以節郊特牲所謂聲和而後斷也莞蒲席也篔竹席也稟韎穀稗也言醴酒美矣而祀禮乃尙元酒之淡割刀利矣而廟祀乃貴鸞刀之和下莞上簟安矣而郊祀乃設稟韎之質此三者謂修古之事也按二節舊分釋如此實則反本中有修古意修古中亦有反本意非截然而爲二物也讀者不以辭害意也有主主于反本脩古也以此求之則本立用行可稱述而學之不厭矣

方氏苞曰故凶事不詔朝事以樂舊說哭泣擗踊不

